

往事如昨

摇把子·拨号盘·触屏

吴春明

一

贝尔说：“我发明电话，只为听见你的呼吸。”贝尔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浪漫能给全人类带来一场通讯上的革命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摇把电话只有在邮局才能见到。要打电话就要到邮局排队，接通了就进到一个电话亭里，按时收费，“话”就显得格外金贵。有时因为信号不好，对着话筒大呼小叫，声音断断续续，有人怀疑电话线是不是太长了，说话声被风也吹得东倒西歪。那个时候能通过海底电缆把声音从烟波浩渺的海底传过来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不是什么急事，人们一般也不会打电话。

我国固定电话（座机）的普及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，程控交换机大规模铺开，初装费逐步下调，固定电话才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1999年，我家也迎来了一只“飞燕”，终于装上了电话，真正实现了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这八个字的儿时梦想。

记得当时普通家庭能安装一部电话是一件很牛的事。不仅仅是方便，更是经济实力的体现。每年邮局还要印刷新版的电话簿，一年比一年厚实，上面除了彩色的广告，内容就是按姓氏笔画排序的姓名和电话号码。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保护个人隐私，反而还倍感自豪。看着自己的大名，就像上了福布斯富人榜似的无比荣耀。初装费价格不菲，三千多元，用了我半年的工资，咬碎了牙齿，满足了虚荣心。当然，也是因为亲属、朋友家家都步入电话一族，大大方便了生活。

初装费是时代的产物，邮局单独拉条线接到你家，这就是初装费。当时尽管社会上针对初装费的收取争议不少，不知道凭什么要收这笔费用，但市场经济规律就是这样，求大于供，爱装不装，要装还要排队等上几个月呢。

电话安装好了，反倒成了一桩心事，天天盼着电话铃声响起，就算是打错的电话也无所谓，就怕冷落了那几千块钱，也冷落了自己。后来在一个访谈节目里看到作家余华谈起电话，他说在北京写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后才有钱在家里安装了一部电话，然后就盼着电话响起来。他有一个朋友早他一年安装了电话，知道余华的心思，就每天给他打

一个电话，满足他的欲望。你看看，大作家他也有虚荣心。

二

溯源我国电话的历史，烟台可以说是走在前列。1900年，中国人自办第一部市内电话在南京问世，上海、南京电报局开办市内电话业务，当时也就只有16部电话。1904年至1905年，外国人在中国的烟台至牛庄架设了无线电台。1949年以前，中国电信系统发展缓慢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国电话的普及率仅为0.05%，电话用户只有26万。

到了1978年，全国电话普及率还仅为0.38%，不及世界水平的1/10。占世界1/5人口的中国拥有的话机总数还不到世界话机总数的1%，交换机自动化比重低，大部分县城、农村仍在使用“摇把子”。

“摇把子”电话有一种历史厚重感，一般都是黑色的，像一块铁疙瘩摆在那里。摇起来就像要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直着腰板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命令话务台接线员，气场十足。而改成拨号感觉就差了许多，轻飘飘的，也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何许人也，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着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我国通信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，“摇把子”被淘汰，拨号电话开始普及。单位各科室一般都会安装一部电话，但通话费还是挺高的（市内打五毛钱三分钟，接电话五毛钱二十分钟）。我参加工作后，单位为了节省费用，都会做一个木盒将电话机锁起来，只能接不能随便打，打电话需要请示领导。有一些年轻人为了谈恋爱方便，发明了脉冲拨号打电话法，就是拍打话筒支架有节奏地拍出数字来，应了那句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。后来，采取每个科室包干制，费用超了自掏腰包。

再后来，初装费开始大幅度降价，电话如打开了泄洪闸门，快速涌入普通百姓家。

在手机普及之前，BB机成了最好的过渡和补充，有事打个电话呼叫一下，BB机就会欢快响起，上面还会显示信息，也很方便。单位刚配备时，我在腰间皮带上别着，就像敌后武工队别着匣子枪似的威武，衣服不是扎在腰里就是直接敞着，有人的地方恨不能赶紧响起，就是一个字——拽。

2000年左右手机如浪潮般汹涌而来，座机迅速失宠。

三

初识手机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电视剧里。港台片里的社会老大最显著的身份象征就是手里的移动电话（有砖头那么大）——俗称大哥大。据说当时的价格是人民币3万多元，一般人玩不起，我当然也玩不起。但南方人脑袋灵活，大哥大专用包迅速风靡全国。包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一头有个洞，那是因为大哥大天线太长，只能露出来。我也赶时髦买了一个大哥大，整天夹在腋下，不过里面装的是钥匙和笔记本等一些杂物，包能装，人也真能“装”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手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不仅是型号多了，功能多了，价格也降了下来。

我拥有第一部手机是1998年的事，是爱立信牌的。因为每个月的费用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也是装装门面，偶尔拿出来显摆一下，也不敢随便用。

记得号码还是找朋友帮忙选的。人家有眼光选了尾号五个9，我选了518，意思就是“我要发”，挺吉利的。不曾想，人家那个号码现在老值钱了，我的吉利号码也没有给我带来发财的迹象，想想也是选了个寂寞。

后来，网络和计算机的快速发展让手机如虎添翼。手机的功能越来越齐全，越来越便捷，也越来越便宜。手机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。

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换了多少部手机了，仿佛永远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。

现在，只要你手里有部手机，那么一天可以不吃飯，可以不睡觉，可以不读书、不看报，可以不见任何人，但是你会随时摸出手机看两眼，像着了魔。玩游戏、刷朋友圈、浏览微信、网上购物、视频、聊天……它的强大能量已超出人们的想象，甚至被调侃成让人欲罢不能的“精神依赖品”。

座机退出目前只有单位还在使用，退出历史舞台也只是早晚的事，再然后就会慢慢被人们遗忘。

有时，我会突然怀念起有线电话的日子，感觉有一根线牵着，心里特踏实，也温暖。就像父母家的电话，那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号码我依然存在手机里，偶然看到就想打过去，可是，他们离开我已经很久了，再短的线也打不通了。

烟台故事

昆嵛山与《道藏经》

于建章

巍巍昆嵛横亘烟威交界，自古便是公认的仙山灵境、全真道北宗祖庭。这座道教名山，曾珍藏一套明神宗御赐的完整《道藏经》，分藏山中两座宫观，一半历经浩劫彻底焚毁，另一半侥幸留存。

金大定年间，全真道始祖王重阳自关中云游至宁海州（今牟平），广收七名高徒，后世尊称“全真七子”。师徒寻幽入昆嵛山，择烟霞洞结庐苦修，在此悟透道法、开宗立派，昆嵛烟霞洞就此成为全真道发祥原点，载入道教史籍。

全真道创立后，道风淳朴、济世安民，信众遍布齐鲁大地。蒙元初立，朝廷亟需依托道教安抚中原百姓，新兴的全真道遂被元廷倚重为国教。1219年，成吉思汗听闻丘处机德行高远，遣使臣刘仲禄远赴山东下诏相邀。丘处机不顾路途艰险，西行万里抵达大雪山，觐见大汗，以“敬天爱民、止杀安民”劝谏成吉思汗，深得帝王信赖。1223年丘处机东归，成吉思汗颁下圣旨，赐其“神仙”尊号，授予他统辖天下道门的全权。

依托朝廷扶持，昆嵛山宫观大兴，鼎盛时期山间共建十八处道院。清风岭上最早营建的道场名为神清观，殿宇規制庄严，香火绵延不绝，是公认的全真北宗祖庭。元太宗壬寅年（1242年），朝廷颁旨将神清观升格为神清宫，一跃成为胶东地位最高的皇家道观。如今观内仍存元代皇后颁下的懿旨碑、护持道观的白话圣旨碑，碑文字迹清晰，完整记录着当年皇室对全真道的尊崇与扶持。

王重阳道成西归、羽化于汴梁前，嘱托七子分赴四方弘道，将全真道法传遍华夏。七位真人各择山水福地潜心修行，其中丘处机长期驻守昆嵛山神清宫，开坛讲法、广收弟子，令祖庭道脉生生不息；王处一（王玉阳）则落脚昆嵛山东麓，修建玉虚观清修，后世元明两朝屡受敕封，赐名“圣水宫”，自成嵛山派发脉。

神清宫雄踞昆嵛山，圣水宫静卧山前谷地，一巅一麓南北相望，同根同源、香火并盛，金元明清数百年间同为北方

顶级道教圣地，留存下大量碑刻、洞府与道教遗存。

明代是官修道教典籍的鼎盛时代。明正统十年，朝廷征召天下高道、文史大儒，系统整理汉魏以来全部道教经籍，校勘伪讹、汇编成册，修成卷帙浩繁的《正统道藏》，全书共计五千三百余卷。至明万历年间，朝廷再度组织增补校勘，增收典籍二百三十余卷，定名《万历续道藏》，二者合二为一，构成完整皇家官修道藏体系。

这套《道藏经》绝非单纯宗教经文汇编，而是中华古代文化的百科宝库：囊括各派道经、仙真传记、斋醮科仪、道法理论，同时收录大量秦汉诸子佚文、晋唐失传古籍，系统保存古代中医方剂、养生导引、天文历法、炼丹术数等珍稀文献，是不可复刻的国家级文化瑰宝。

三

明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年）四月，明神宗感念昆嵛山全真祖庭道统绵长、道风清正，将全套由皇家刊印、总计五千四百八十五卷的《道藏经》赐予昆嵛山道众。因当时神清宫、圣水宫两座道场同为胶东道教核心，朝廷遂将整套御藏均分，两宫各存半部真经，这便是胶东民间代代相传的“钦赐半部藏经”千古盛事，观内专门立《敕颁藏经玺诏》圣旨碑，镌刻此事。

据昆嵛山下世代居住的高龄老者口述、地方文史资料佐证，二十世纪初期之前，神清宫专门设立藏经堂，建筑規制恢弘肃穆。堂内四壁整齐陈列一人多高的黄漆藏经木橱，橱格分门别类，数千卷明万历御赐经卷整齐安放，纸页泛着古旧书香，置身其中便能感受到皇家御藏的庄严肃穆，是守护昆嵛山数百年的镇山之宝。

可惜的是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藏于神清宫的半部明版经卷化为残纸灰烬，三百余年皇家御藏自此彻底湮灭，成为胶东道教文化无法弥补的永久遗憾。万幸的是，坐落于昆嵛山前、今威海乳山境内的玉虚观（圣水宫）远离动荡冲击，当年分得的另外半部明神宗钦赐《道藏经》躲过损毁浩劫，完整保存多年，为胶东近千年全真道统留住了珍贵典籍火种。